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五冊

222.03
Sizz9Rs
~~M/R/S~~

222.03
~~R/S~~



222.03
Si229R4
R1



209914



史記評林卷之八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 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論法無高以

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李

增補史記評林卷之八

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豐為縣○索隱曰按高祖

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

追稱之也及叙

其始事則稱劉

李及得沛則稱

沛公及王漢則

稱漢王及即皇

帝位則稱上此

太史公用意頗

密處

王楙曰按唐丞相

表敘劉氏所出

太公名煇字執嘉

生四子伯仲邦交

邦即漢高帝也

永卿謂風俗質

上皇無名母媪無

姓此說非矣

劉辰翁曰姓劉母

昭靈后舍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

劉固殊母媪又

在水自洗躍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蓋曰昭靈夫人漢儀註云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城後於

高祖本紀

增補史記評林

卷之八

高祖本紀

與淵同音○正義曰春秋握成圖

云劉媪夢赤鳥如龍戲曰生執嘉

母曰劉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媪為媪孟康

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媪媪母別名也音鳥老反○索隱曰韋昭云媪婦人長老之稱皇甫

蓋姓王氏又據春秋握成圖以為執嘉妻舍始遊洛池生劉季詩舍神霧亦云姓字皆

非正史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人云母媪氏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媪

字云母媪氏貞與賈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沈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取實也

昭靈后舍始游洛池有寶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

天正使使者以梓官招幽竟於是丹蛇

也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卿

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官招幽竟於是丹蛇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呂公因目固留高祖

正義曰不敢對眾顯言故目動而留之

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

好相人

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

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

愛臣有息女

正義曰息生也謂所生之女也

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

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

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及呂后也生

孝惠魯元公主

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蓋也○正義曰漢帝制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姑曰大長公主儀比諸侯王

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

服虔曰告音如嗥呼之嗥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

營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疾也○索隱曰韋昭云告請歸乞假也音告語之

告戰國策曰商君告歸延篤以為告歸今之歸寧也劉伯莊顏師古並音古篤服音如嗥呼之

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歷卿大夫號歸罷厭事少所嗜欲尋號與嗥同古者當有此語今服虔雖據田邑號歸亦恐未為得然此告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

字當音誥誥號聲相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

老父過請飲呂后因舖之

正義曰必捕反以食飼人也父本請飲呂后因舖之國語云國中童子無不舖

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

凌約言曰有呂公女二句則後叙相呂后孝惠魯元處方有力而醒目且有血脉

漢書似作以字最是

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

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

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

冠今求盜之薛治之

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

也亦有作冠願故往治之○索隱曰應劭云一名長冠則竹皮裹以緞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製也高祖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輿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

冠應劭云舊亭卒名魯父陳楚謂之

亭父或云亭部淮泗謂之求盜也

時時冠之正義曰音及貴常冠所謂劉

氏冠乃是也

正義曰音官類師古云後號為劉氏冠其後詔曰會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即此也

高祖以亭長為縣

送徒酈山徒多道亾自度比至皆亾之

正義曰度田浴反比必寐反

到豐西澤

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

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

正義曰被加也

夜徑澤中索隱曰舊音經按廣雅云徑小道音古定反言

令一人行前

正義曰行音下孟反

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

當徑

索隱曰鄭玄云步道曰徑

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

王鑿曰高祖一言足以感人此其異日得天下張本楊循吉曰此叙斬蛇轉董法又自一片境界

楊循吉曰斬蛇事沛公自托以神靈其身而感天下之愚夫婦耳大虹大霧蒼龍赤龍流火之鳥躍舟之魚皆今註當高祖為亭長理應提三尺劍耳及貴當別得七尺寶劍故儀因言之○正義曰按其蛇

所以非帝王之興大理須別求是劍斬之三尺劍者常佩之括地志云斬蛇溝源出起者此斬蛇之計徐州豐縣中平地故老云高祖斬蛇處至縣西五十里入泡水也蛇遂分為兩

光緒曰陶隱居兩段 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

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 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王少吳之神在西時祠白帝至獻公時

擊陽用金以為瑞又作哇時祠白帝少吳金德也赤帝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索隱曰按太康地理志云時在樂陽故城內其

服之又西京雜時若哇故曰哇時哇音戶圭反應註云秦自謂水者按秦文公獲黑龍命河為德水是也又按紀云斬蛇劍長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衰敗宋均以為高祖斬白蛇而神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

七尺晉太康中註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火德秦武庫火飛去屠為金德與兩金及赤帝之理合者也 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 徐廣曰

赤水有詩云天○索隱曰說文云答擊也 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 索隱曰包愷伯 諸從者日益畏

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應劭曰負恃也○索隱 日晉灼云自恃斬蛇事 諸從者日益畏

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 索隱曰厭 音一涉反 徐廣曰在

名山者 高祖即高祖所 雅云厭鎮也 高祖即自疑 凶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 徐廣曰芒 今臨淮縣

王維楨曰先叙相 括地志云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陽縣也碭山在縣東 呂后與人

者老父不知其處 此言老嫗因忽不 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正義曰京 房易兆候

見記得奇異處有 蘊藉 張之象曰此言心 獨喜自負後又言 高祖心喜此言諸 從者日益畏之後 又言沛中子弟聞 之多欲附者每段 俱有結構

按心喜漢書作 又喜 按沛中子弟二 句是結上起下 之詞 凌約言曰約而該 簡而明敘事輕重 接應有法

按恐不聽恐其 有變恐能薄恐 事不就連用四 恐字蓋首事之 時人心未定故 其危疑如此 按項籍殺會稽 守劉季殺沛令 皆各起兵之始

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

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

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 章昭曰以 為保障 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 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 索隱曰 范曄謂 殺故云屠 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

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寧君秦嘉

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寧縣君瓚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

則嘉非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彭越號曰大司馬又不為寧縣君東陽寧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索隱曰按下文直云東陽寧君又別言秦嘉明臣瓚之說為得顏師古以寧是姓君者號之立景駒為假王在留

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所封處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

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索隱曰謂章邯從陳別將將兵向他處而遣司馬尼將領兵士北定楚地孔文祥曰邯別遣尼屠相又一說云從謂追逐之言章邯討逐陳別將而司馬尼別將兵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

唐又音宕○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相地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碭在宋州東一百五十里東陽寧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

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

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

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

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

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

沛公還引兵攻

豐

王治盱眙

救東阿

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

益

按項梁與田榮同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而榮即引兵歸故楚獨追北

王治盱眙

索隱曰韋昭云臨淮縣音于夷○正義曰楚縣也

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

救東阿

索隱曰韋昭云東郡之縣名○正義曰濟州縣也

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

沛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

索隱曰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軍濮陽之東

水

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正義曰按二說皆通其濮陽縣北臨黃河言秦軍北阻黃河南鑿溝引黃河水環繞作壘為固楚軍乃去守濮陽環

楚軍去而攻定陶

索隱曰地理志云濟陰縣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

雍丘之下

索隱曰韋昭云故杞國今陳留縣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

曰韋昭云上陳留縣○正義曰在雍丘東

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

索隱曰荀悅漢紀云故楚令尹宋義當別有所出

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

狀如箸橫銜之盡結於項者禮音獲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

梁死引兵與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

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

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

索隱曰歇蘇林音如字鄭德音渴秦將王離

趙歇而不及陳

張則初紀詳之此以標前後脈絡明矣
楊循吉曰懷王起田間都未定即自將二雄非不能左右坐受羈制使非宋義踈庸范增迂廢天下事尚有足為者
王九思曰懷王遣人關當時救趙難于入關秦大軍在趙既有當之者則入關差易為力

凌約言曰此出當時衆人意太史公以其意叙之故曰諸曰皆而不著姓名耳可類見
按扶義二字前

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本秦碭郡蘇林云長如郡守韋昭云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

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正義曰應劭云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近故置令尹臣瓚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其餘國不稱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趙數請救懷

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正義曰韋昭云函谷武關也又三輔舊事云西

以散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

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僇悍猾賊索隱曰說文云僇疾也悍勇也亦云標輕也音匹妙反漢書作禍賊也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駟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噍類前陳王

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項梁皆敗漢書音義曰陳涉也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正義曰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僇悍今徐廣曰一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成

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成陽杠里二縣名○索隱曰成陽縣名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川非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正義曰地理志云昌邑縣屬山陽括地志云在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索隱曰韋昭云縣名屬沛也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

蒲剛侯陳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侯將也瓚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何未稱諡○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姓名唯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為剛侯武侯氏以為懷王將

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正義曰並魏將也欣字或作訢音許斤反蒲漢書作滿並通也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圍縣瓚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鄭德曰音歷異基謂監

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

此無人道師古也云杖或云杖倚任之意按劉項得失決於諸老將數語此定出范增上者惜史不傳名耳按沛公西入關道碭當是時與羽分道令雜楚軍出兵於秦軍破二軍之下則疑於楚漢與彭越俱攻秦矣此太史公失考前後處漢書補年月別之良是

茅坤曰：鄧生雄心，漢高太度。

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

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鐘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索隱曰：韋昭云：在山

陽。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索隱曰：韋昭云：河南縣。開封未拔，西與

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韋昭云：東郡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

又戰，曲遇，東大破之。索隱曰：徐廣云：曲遇在中牟，韋昭云：志不載，司馬彪郡國志中牟有曲遇聚也。楊熊走之，滎陽

索隱曰：韋昭云：故衛地，河南縣也。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

良，遂略韓地，轅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轅轅險道名，在潁氏東南。索隱曰：按十三州志云：河南

轅氏縣，以山為名，一云：轅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

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

城。正義曰：今洛州夏禹所都。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龔戰，擊東。地理志云：南陽有雙縣，

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龔走，保城守宛。正義曰：守音控，宛於元反，括地志云：南陽縣，地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四面皆宛城。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

倪思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未下，攻外黃，外黃未下，而兵行無忌，殆欲汲汲

汲赴，要害，搗虛，邑耳。此最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而過閃自保，得敵去為幸，何暇追襲此

兵家勝算也。故高祖攻昌邑未拔，過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

意，獨宛強大，追敵近復欲過而西，則前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憂之

而惟漢事將成，又有陳恢者，謀之非宛計，實漢計也。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按漢書無西陵二字。

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索隱曰：黎音犁，黎猶比也。謂比至天明也。漢書作邊音，值待也。謂待天明時，皆言早意也。楚漢春秋曰：上南攻宛，宛人街救馬，東古維末，鳴已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到，其

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

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索隱曰：李奇曰：乘守也。韋昭曰：乘登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

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

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為殷侯。索隱曰：韋昭云：在河內。封

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輿地志云：秦為丹水縣也。地理志云：丹水縣屬弘農郡，抱朴子云：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光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高武侯鯁，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也。襄侯王陵降西陵，

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邵公或作召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索隱曰：按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本紀

補方苞曰因甯昌使秦未還而側入章邯之降因邯之降而追敘羽之救趙破秦然後以趙高來約逾承秦陵末來以襲攻武關遙承攻故陽降析酈參差斷續橫縱如意章法頗似左傳與鄆之戰

按紀中凡言用計者五從計者一皆以見高祖善用入也

劉辰翁曰兩言大破之又言遂破之文如破竹

年此言襄侯當如臣瓚還攻胡陽一云陸○索隱曰韋昭云南陽縣遇番君別將梅銷與皆

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鄒誕生音錫歷蘇林如淳音擲析屬弘農酈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云析一名白羽析今內鄉縣酈今菊潭縣也遣魏

人甯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

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

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

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所以臨上雒謂晉人曰將當冠軍縣西曉關在武關之西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

掠鹵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熹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

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正義曰漢遂滅楚天下歸漢故沛公已未年七月至霸上項羽封十八諸侯沛公漢王後劉項五年戰關却書初至霸上戰之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正義曰故霸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漢霸陵文帝之陵邑也東南去霸陵十里地理志云霸陵故芷陽文帝更名三秦記云霸城秦穆公築秦王為宮因名霸城漢於此置霸陵廟記云霸城漢文帝築沛公入關遂至霸上即此也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索隱曰韋昭云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將也節使者所

確也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釋名云節為號令賞罰之節也又節毛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又漢官儀曰子嬰上始皇璽因服御之代代傳受號云漢傳國璽○正義曰按天子有六璽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皇帝信璽凡事皆用之璽今施行天子信璽以遷拜封王侯之璽以發兵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索白素兩端無縫三秦記云紫泥水在今成州輿地志云漢封詔璽用紫泥則此水之泥也

降軹道旁索隱曰軹音只漢書宮殿疏云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蘇林云在長安東十三里○正義曰軹音紙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諸將或言誅秦王索隱曰楚漢春秋云樊噲請殺之

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

以秦王屬吏正義曰屬之欲反切付也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正義曰休息也言欲居止宮殿中而

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

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索隱曰劉伯莊樂彥同音方未反偶語者棄

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經書者弃市○索隱曰按禮云刑人於市與眾弃之故今律謂絞刑為弃也吾與諸侯約先

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又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斐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隣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索隱曰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漢但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使之抵罪餘並不論

增補已巳平木

高祖本紀

九

鳳文館藏

按沛公不殺子嬰與約法三章

義帝發喪三事最係得天下根本若項羽則一切反是矣

凌約言曰此即老將等遺沛公之意亦即其語沛公老之意

劉辰翁曰還軍霸上本非初意然謀臣之謀是基帝王之業息奸雄之心者獨藉此耳

倪思曰兵入人國都重寶財物滿前委而去之還軍霸上極是難事此則可謂節制之兵也

按與父老約為一句讀此王厚齋點法

直德秀曰按告諭

之語財百餘言而其辜以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殺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此所謂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按不受牛酒雖小節耳亦見沛公秋毫無犯處然曰倉廩多非之則蕭何轉輸之功亦因可見

王維楨曰前云非有所侵暴此云非之皆用非字亦字法也

張之象曰先言秦人喜後又言人又益喜連用喜字斯可以觀人心矣

其辜以言省刑也則抵訓為至殺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此所謂時雨降民大悅者也

曰案次第人以外唯傷人及盜使至罪名耳

索隱曰楚漢春秋云解先生云遺守函谷無內項王而張良世家云鮪生說我言鮪小也小生即解生

形如函也其水山原壁立數十仞谷中容一車

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

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

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

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

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

沛公使人言項羽曰

亞父勸項羽擊沛公

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

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官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

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

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

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倖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

方饗士旦日

驅之鴻門

立誅曹無傷

如約項羽怨懷王

何以得主約

實不用其命正月

陸瑞家曰鴻門之會滅緒作數語大意備矣不厭其簡

按倖字下用實字得一正一反

余有丁曰按古者改朔不改月據尚書伊訓稱元祀十月也他皆放此

增補史記平水

有二月史秦紀亦曰冬十月至建寅之月則曰一月而不曰正考武成可見惟周人則改月顏氏以寅月為四月非是倪思曰此直項世家事子長欲見羽負入關約又不用懷王命故直叙諸將以見沛公之屈故特詳如此

按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所以暗旗也制漢王然楚與諸侯之慕從者

更立沛公為漢王正義曰梁州本漢中郡以漢水為名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三

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正義曰以岐州雍縣為名都廢丘司馬欣為塞

王正義曰塞先代反韋昭云在長安東名桃林塞按桃林塞今華州潼關也顏師古云取河華之固為阨塞耳非桃林都櫟陽東隱曰因葬太上皇改名曰萬年

董翳為翟王正義曰文穎云本上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王更名曰翟也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

河南王正義曰在黃河之南故曰河南即今河南府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正義曰以商帝盤庚

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陽南郡縣名地理

志云六安國屬六安國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正義曰孟康云本南郡改為臨江國是也都江陵番君

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索隱曰太康地理志云楚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縣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

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

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正義曰戲音麾許慎註淮南子

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

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正義曰韋昭云杜今陵邑括地志云杜陵故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南十五里漢杜陵縣宜帝陵

數萬人則人心歸附已有一天下氣象矣

吳寬曰向也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王信乘蹙沛公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二人之智謀畧同故其廢楚之效亦同倪思曰天下已定數語此最識時知勢之論雖蕭何輩亦不曾念到此交約言曰此而參者羽紀則見重輕賓主之得體轉換應接之無痕也

絕棧道索隱曰按系家是用張良計也棧道關道也音士諫反包愷音士版反崔浩云險絕之處傷鑿山巖而施版梁為關以備諸侯盜兵

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

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

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見遷徙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

跂而望歸正義曰跂音丘賜反說文云跂舉踵也同馬彪云跂望也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天功天

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

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正義曰音流乃使

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正義曰趣音促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

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

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

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己

也今夏說說田榮正義上悅下稅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

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

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

志云武都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正義曰今雍兵敗還走止

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

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索隱曰按荀悅漢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

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惡王吸出武關索隱曰按表歐以舍人從為將軍封廣

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正義曰拾地志云王陵故城在

應之北城王陵高州上洛縣南三十一里荆州記云昔漢高祖入秦王陵起兵丹水以

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索隱曰韋

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

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河上徐

中地郡徐廣曰扶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更立韓太尉信

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

茅坤曰沛公因張良說之燒絕後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而項羽遂北擊齊且與彭越陳餘等方爭衡沛公因得用韓信之計以定三秦及其鋒以東向天下之勢遂定矣慶之兩人對奕沛公已得勝局

秦時北改胡築諸故秦苑囿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章

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

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

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

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洛州伊闕縣在州南七十里本漢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

義帝死故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皆漢

王聞之祖而大哭如淳曰祖亦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

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

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

南浮江漢以下正義曰南收三河士發關內兵從雍州入于午道願從

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

榮敗走平原正義曰德州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

郭繫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

霍翰曰三老董公隱者也四皓之傳也為義帝發喪也猶夫叩馬之諫也異言同心者也帝納用之從諫弗弗之明驗也羣策所以畢取也

邵經邦曰有漢四百餘年天下其宏綱大義昭如日星者端在此舉惜乎新城之功不錄而使泯泯于今也

霍翰曰湯武放伐孔子存其誓為世訓漢祖告諭諸侯雖僅數語猶宛有

古風史遷存之著漢業所由興也
真德秀曰不曰率諸侯王而曰願從諸侯王不曰擊項羽而曰擊楚之殺義帝者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猶有古詞命氣象
按漢王祖而大哭特借此以激怒天下非真哀痛之也不然何八關之諭止曰吾與諸侯約不曰義帝約乎要知項羽不殺義帝漢王豈能出義帝丁者項羽特為漢驅除耳
茅坤曰太史公知兵略故指畫楚漢兩爭如掌
又曰是時楚兵憤而漢兵新合氣不一故敗

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胡陵正義曰魯兗州曲阜地至蕭正義曰徐州蕭縣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正義曰在徐州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實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

按高帝與項羽戰幾不免者數矣而卒無他恙韓信謂陛下天授非人力正謂此耳
劉辰翁曰此用兩九江王布鄭重有精彩
何孟春曰漢王敗彭城下諸侯叛漢歸楚王至滎陽楚攻之急乃遷櫟陽立子盈為太子以繫人心知有國之本矣復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史稱帝規模宏遠豈待定天下後而始見之帝此舉萃聚天下于滎散之時使根深本固可戰可守于取天下蓋力全矣彼啗啞扛鼎之徒挾妻子欲

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閒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正義曰今蒲州也太原正義曰今并州黨正義曰今潞州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正義曰甬音勇章昭云起土築牆中間為道應劭云恐敵抄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屬之河以取敖倉正義曰孟康云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太康地理志云秦建敖倉於成臯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閒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絕食乃夜

與決一戰之雌雄者固非其對也
劉辰翁曰以泗上亭長指四萬斤如糞土委之一夫不疑其志氣吞羽百倍
李德裕曰殺身成仁代有豪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一國之存亡惟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雘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唐順之曰兵法云多方以誤之按備多力分之說正勝楚之要機也楚卒以此困袁生其善謀哉他日報功之典無聞焉惜矣

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縱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
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縱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
正義曰宛於元反葉式涉反宛鄧州縣也葉汝州縣水經注云本楚惠王封諸梁子兼號曰葉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

董份曰善戰者致人項羽每為漢致其敗也固宜

蘇洵曰虎方捕鹿罷據其穴捕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辟于羅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
按鄭忠之說即袁生所謂備多力分也

倪思曰以淮陰之勇略擊齊雖微削通亦豈肯出食其下徒手而返哉
又曰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此正漢事將成處

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
徐廣曰音逃○索隱曰如淳云跳走也音灼按劉澤傳跳驅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超通為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
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索隱曰夏侯嬰為滕公故呼為滕公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
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
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之縮騎數百渡白馬津
索隱曰即黎陽津也南界東郡白馬縣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索隱曰故南燕國也在東郡秦以為縣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往擊之
徐廣曰龍且一作簡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

校正史言

子長重出此語未必無意
按此彭越功最

按咎與欣二獄
掾耳成阜所係
何如者而可徒
以舊恩任耶

補歸有光曰一本
作開齊已擊破龍
且軍
陳沂曰數羽十罪
要是漢得策多不
然則良平之籌必
不畫矣
王九思曰項羽勢

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正義

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

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正義曰汜音祀在成臯故城東士卒半渡漢擊

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

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

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

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

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

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

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饑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

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

肝

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索隱曰

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索隱曰章昭云宋

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取其財物

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阮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

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索隱曰謂章邯等而徙逐故主索隱曰謂田氏趙

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

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

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

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

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索隱曰捫摸也中胷而捫足者蓋以矢初中痛悶不漢王病創臥張良

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

不自王陽却而陰

景在弑義帝一節
而高祖數羽十罪
顧置之末蓋據事
之先後次第叙之
非輕弑逆也
吳國倫曰謙者
漢業之興在於數
羽十罪予曰羽即
罪不十羽即不罪
楚寧不漢也首無
若弑義帝弑義帝
罪不赦即羽不弑
義陽尊而陰讐之
而羽咄咄叱咤民
且口噤心憐民亦
何樂楚楚亦何能
不漢再無若坑趙
卒坑趙卒罪不赦
即羽不坑趙卒陽
生而陰讐之而羽
十人自陰氏且重
楚楚亦何能不漢
三無若背約自王
自王罪不赦即羽
不自王陽却而陰

增補口已平水

卷八

高祖本紀

十五

鳳文館

據之而羽睡馳馳

民亦何樂楚楚亦

何能不漢舍三罪

外姑弗罪而羽必

非漢對何十之為

劉辰翁曰傷胃要

害會卒捫足極未

易矯母令楚乘勝

于漢語極有力汲

汲入關置酒留飲

四日父老安心蓋

懼傳聞之訛也

劉辰翁曰高祖始

終得關中之力關

中人心所以不忘

者秋毫無犯約法

三章之效也

許相卿曰叙越苦

楚兵前後重出不

易一字妙甚

光緒曰羽獲太

公呂后置軍中

漢遺說羽者不

其人俱不能

得侯公請往一

說即遺歸漢於

是閉公於宮永

不令得見人此

其說必巧妙不

病甚因馳入成阜

愈西入關至櫟陽

存問父老置酒

梟故塞王欣頭

櫟陽市

此時彭越將兵

居梁地往來苦

楚兵絕其糧食

田橫往從之項

羽數擊彭越等

齊王信又進擊

楚項羽恐乃與

漢王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而西

者為漢鴻溝而

東者為楚

母妻子軍中皆

呼萬歲乃歸而

別去項羽解而

東歸漢王欲引

而西歸用留侯

陳平計乃進兵

追項羽至陽夏

南止軍與齊王

信建成侯彭越

期會而擊楚軍

至固陵不會楚

擊漢軍大破之

漢王復入壁深

而守之用張良

計於是韓信彭

越皆往及劉

賈入楚地圍壽

春

漢王敗固陵

乃使使者召大

司馬周殷舉九

江兵而迎之

武王行屠城父

徐廣曰周殷

以兵隨劉賈

徐廣曰周殷

以兵隨劉賈

徐廣曰周殷

以兵隨劉賈

徐廣曰周殷

以兵隨劉賈

徐廣曰周殷

以兵隨劉賈

徐廣曰周殷

以兵隨劉賈

徐廣曰周殷

以兵隨劉賈

徐廣曰周殷

以兵隨劉賈

徐廣曰周殷

以兵隨劉賈

徐廣曰周殷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病

曾補口已平本

卷八

高祖本紀

十六

鳳文館藏

既却而左右兵縱因其不利而乘之此戰法奇正相生也

按項羽方滅即馳奪信軍功臣自危殆此

按紀中凡奪軍者三帝未嘗一日忘信也信可

以見幾矣、真德秀曰按祠祭詔及今此令才數語而事理曲盡

陳長方曰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

古書不遠至孝武詔令始事交采亦

寢衰矣、楊慎曰皇帝曰義帝無後讀至此使人神觀頓改庶幾

或縞素之有木末也王應麟曰漢高帝

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

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二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

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正義曰汜音敷劔反括地志云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取其汜愛弘

大而潤下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

正義曰音被悲反泗州下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濟陰縣是梁王彭越

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正義曰洛州陽翟縣是韓王信之都徙衡山王吳芮為長

沙王都臨湘正義曰括地志云潭州長沙縣本漢臨湘縣番君之將梅銷有

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

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

漢令盧縮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五月兵皆罷歸

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

正義曰高祖置酒雒陽南宮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高

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

之所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

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

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

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誇大

功業以為執堯舜駕湯武矣今其教

令如此言甚簡而無自誇之意此所

以貶厥孫子亭四百年之祚歟

敖英曰董公發義帝之喪紀信代漢

王之死周苛烹項羽之鼎論開國之

數當以山河帶礪之盟加恤與焉可

也胡為殿上論功之日曾無一言及

此漢真少恩也黃省曾曰自古輝

赫于雲臺之上超冠于勳庸之表所

以盟河山而垂萬世者孰非當世楨

葉之匹夫哉是故伊尹夏之才也捐

于耕畝遺之成湯陳縣令降漢高帝徵諸侯利幾恐故反

才也擯于鼓及遺之武王以與周三傑秦之才也擯于困餓遺之沛公以立漢故曰有國家者賢才不可擯也

凌約言曰曰是日從善之決也書法按十月字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後事當屬次年

王鑿曰二反對二自將對起而後單言利幾反故亦一格也

凌約言曰舜攝天子位警賤猶存遂不辨乎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

令之言過矣雖感悟上心可以無實光緒曰漢王即皇帝位追尊先

媼為昭靈夫人不封太公越歲謂關中為秦中

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以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

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索隱曰按本紀秦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索隱曰

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號太上皇也。曰顧氏按荀悅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無父猶設三老。况其存乎。家令之言過矣。晉劉賈云。善其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也。

生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

田肯賀。索隱曰漢紀及漢書作肯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得形勢之勝便者。索隱曰韋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也。

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索隱曰。服虔云。謂函谷關去長安千里。為懸隔。按文以河山險固。形勝其勢。如隔千里。虞喜云。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於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故為東西秦。言勢相敵。但立文相避。故云。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似瓶者。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勿跌也。勃。跌出者。橫在濟北。

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言齊境闊。故齊都賦云。海。海。出為勃名曰勃海郡。

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滑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為天下懸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知

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三國。高祖

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索隱曰。乃王吳地。在淮東也。姚察按。虞喜云。總言吳別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

增補史記平本

高祖本紀 十八 鳳文館

邑趙相費高謀相陽羨果賈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王淮東第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

人陳豨及代地縣布盧縮之徒悉以叛漢豈非偽遊雲

夢之名致之歟使後世天子不復言齊言者咸割屬齊親子故大其都也孟說恐非

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觀自此始呂祖謙曰天下既定本是饑渴易為

飲食之時只因偽遊一車叛者九起門即馬邑縣城也攻韓信於馬邑即此城

補方苞曰秦包河山之固四封之內壤地懸隔千里也

齊地二千里故云千里之外楊慎曰按百二十

二文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又

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王應麟曰書分封

如此則函谷之內外淮水之東西居

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營

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

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

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

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

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縣

然可見按初止王功臣至此始王兄弟

丘濬曰此三代分封同姓為諸侯之

遺意雖不盡合于古而猶有古意存

焉光武懲七國之變而盡廢其制晉

武懿魏入之孤立而大啓其封其後

遂有藩王紛爭之亂自是而後不復

講此久矣王韋曰匈奴圍我

平城得春秋法漢書改爲匈奴所圍

失體而文弱矣許相卿曰作未央

為陰陽厭勝之術非道君以侈也師

古解是凌約言曰按史刻

云是必非蕭何之言審或有之何惡

增補已巳平水

高祖本紀

十九

鳳文館藏

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

起為太上皇壽曰始

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

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二里魏文侯一

七年攻秦至鄭而還築在郤水之陽也

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入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正義曰括

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

栢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栢人故城在邢州栢人縣西北十二里漢栢人屬趙國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高祖心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

東關北關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關北有玄武關玄武所謂北關也索隱曰東關名蒼龍北

作未央宮正義曰括地志云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魏師古云未

在其為賢相也夫天下方未定為之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為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開宮室可以重威也創

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况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靡敝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

按蕭何治未央宮壯麗為堅高帝都秦之意朱昱曰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警蹕變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為諸侯高祖為太上皇壽至不忘慈言及封其伯子猶有羨頡之號視舜之

大人常以臣無賴

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無賴

不能治產業不

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

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十五里秦

獻公所造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也

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

王皆來送葬

漢書云葬萬年

赦櫟陽囚更命鄠邑曰新豐

正義曰鄠音力知反括地志云新豐

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憐愴不樂高祖切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見販少年酤酒賣餅關雞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于鄠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

名豬曰

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

八月趙相國陳豨反代地鄧展曰東海人

徐廣曰豨攻定臧荼有功封陽夏侯

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

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

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

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

黃軍曲逆

文穎曰今中山瀋陰是

張春渡河

正義曰陳豨將也又劉伯莊云彼時聊城在黃河之東王莽時乾今滴河西北也今在博州西

北深丘道里記云王莽元城人居近河側祖父擊聊城

徐廣曰在平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聊城在博州聊城縣西二十

里春秋時齊之西界聊城也戰國時亦為齊地秦漢皆為東郡之聊城也

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

尉周勃道太原

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韋昭曰道猶從

入定代地至馬邑

馬邑不下即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

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

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

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

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

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

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

子長為淮南王

孝友何如亦其不學之過也

徐中行曰西京雜記以太上皇思

故豐邑里因作新

豐并移舊社衢巷

棟宇物色惟舊士

女老幼相携路首

各知其室放牛羊

雞鴨於通塗亦競

識其家匠人故寬

所管也又水經註

漢中洋川城夫人

所生處夫人思慕

東鄉追求洋川帝

為驛致長安然則高祖損作此伎倆矣

凌約言曰兵阻漳水則曰吾知其元能為為識地利將用賈人則曰吾知所以與之為知人情

呂祖謙曰史記書分趙山北立子恒

為代王蓋子長遊歷四方識輿地之大勢故其書法簡明得主名山川之餘意若此類非一漢書多改之班氏蓋未達也
王整曰春夏秋冬以反峙起而各以立子隨之
縱酒漢書作佐
茅坤曰以下叙得感慨淋漓
王世貞曰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干古帝王赤幟高帝哉
劉辰翁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古人以為伯心之存恐非也自漢滅楚後信越布及同時諸將誅死殆盡于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諸難壯而意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甄徐廣曰在斬縣西駟案漢書音義曰會音會保非也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沛宮故地在沛縣東南二十里一步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舞應劭曰不醒不醉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正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竟鬼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風俗通義曰漢書註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後以為常耳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惟帳○正義音張亮反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

悲自是亦道病矣或者其悔心之萌乎

凌約言曰此歌與項羽敗自為歌詩美人和之泣數行下相對自是亦隨崩矣叙事有意

劉辰翁曰後之為史者但曰還沛置酒召故人樂飲極歡足矣看他發沛中兒教歌至酒酣擊筑歌呼起舞展轉泣下縷縷不絕俯仰具至直到空

縣出獻已去復留諸母故人道舊又佳對父老說豐恨事又佳古今文字淋漓盡興言笑有情少可及此

按高帝既定天下與沛父兄樂飲不忘本也彼羽方殘關中便

曰豐吾所生長極不怠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濞音披為吳王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淮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都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當城索隱曰代之縣名○正義曰括地志云當城在朔州定襄縣界土地十三州記云當城在高柳東八十里縣當常山故曰當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幽王名釋負芻之兄陳涉魏安釐王索隱曰史闕名昭王之子王假之祖齊潛王索隱曰名地宜王子趙悼襄王索隱曰名偃孝成王丹之子幽王遷之父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

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縮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縮正義曰審食其也括地志云辟陽故城在冀州信都縣西三十五里漢舊縣縮稱病辟陽侯

歸具言縮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縮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

病甚呂公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

懷楚國非志滿
裁劉項度量相
越于此概見
按高祖慢罵數
語豪傑意氣可
想

王鑿曰漢書无已
而二字則問太遽
倪思曰呂氏以一
婦人問國事時蕭
相國無恙既問及
相國死後又問其
次何其慮深也
王世貞曰於乎叔
圖書籍薦賢者平
陽耶約三章法者
平陽耶發關中老
弱未傳詣軍及為
民請死者平陽耶
此皆無一焉而奈
何與鄼侯並也然
漢之所以為漢者
一鄼侯足矣平陽
以守為創母拮据
世人以新其名故
功於鄼侯而收

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
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
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
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
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
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縮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
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謚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
年生至漢十二年六十三四日不發
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
快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鄼將軍
日鄼商鄼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
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
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
內叛諸侯外反亾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

其逸高帝則已懸
燭計指之矣是故

等以平陽之後付
懸之陵木強之勃
而不欲令新進者
持刀筆而操切其
計也

唐順之曰四日不
發喪則人人危矣

族韓彭也其意豈
在安劉哉觀其置
高帝喪與審食其
謀欲盡族諸將弱
患自帝因以帝呂
難以鄼商危言而
止亦豈能釋然於
心幸天祚漢早殛
之耳不然未必不
為唐武氏也唐武
氏易唐為周蓋祖
於呂維云

康海曰此紀逐年
叙由亭長而公而
王而帝而終作四
大節錯綜變化不

喪大赦天下盧縮聞高祖崩遂入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五己巳

立太子正義曰丙寅葬後四日至己巳即立太子為至太上皇廟正義曰三輔黃

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

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

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

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

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

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

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故殷人承

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如事鬼神

野少禮節也

可從摸
按白虎通云三
王之有失故立
三教以相指受
夏人之王教以
患其失野救野
之失莫如敬殷
人之王教以敬
其失鬼救鬼之
失莫如文周人
之王教以文其
失薄救薄之失
莫如忠繼周尚
黑制與夏同三
者如順連環周
則復始窮則反
本
王維楨曰此論只
言沛公能變秦苛
法得天之統故有
天下此本論也

小人以儻

徐廣曰一作薄駟案史記音隱曰儻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荀君
文法無相誠也○索隱曰鄭音先代反鄭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儻而徐廣
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然此語本出禮表記作其民之儻利而巧文而
不慙賊而蔽也張又引音隱云儻音先志者蔽儻聲相近故以蔽為儻耳
故救儻莫若
以忠復反始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

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

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
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

安城三十五里○正義曰括地志
云長陵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嘯命豪傑奮發材雄彤雲鬱揚素靈
告豐龍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奔攻王我巴蜀實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汜
水即位咸陽築宮威
加四海還歌大風

增朱熹曰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車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
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議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直能行
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
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史記評林卷之八終

巖谷 修
岡 千仞同校
石川 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九

呂后本記第九

索隱曰呂太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始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
不然或別為呂后本紀豈得全沒孝惠而獨稱呂后本紀合依班氏分為二紀焉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高祖微時妃也駟按漢書音義
曰諱雉○索隱

曰字娥駟按漢書音義女魯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

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
璜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索

隱曰如淳音怡非也茂陵書云姬是內官是矣然官號及婦人通稱姬者姬周之姓所以左傳
稱伯姬叔姬以言天子之宗女貴於他姓故遂以姬為婦人美號故詩曰雖有姬姜不棄顯

也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

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

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

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其紀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

太子得母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

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死事廣

補方苞曰載記曲
禮天子之妃曰后
衛風氓詩序喪其
妃偶並音配又哀
公問妃以及妃則
知妃者通上下而
言其為配也
鄭樵曰遷遺惠而
紀呂無亦獎盜乎
董份曰言微時復
言妃者古妃字妻
之通稱
王維楨曰首及孝
惠魯元叙事中提
撥
楊維禎曰高帝有
疑于盈而以如意
為類已此太子之
欲易也言既出如
意已无生理矣縱
託以蕭曹重臣不
能為其母子地况
騎項之人乎
宋濂曰高祖知呂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故具列舊封則後
此地勢事情了然
狂且與秦紀將叙
孝公修政廓土先
列六國疆界及擴
秦而不與盟同長
沙特標非劉氏以
功而王正與呂氏
無功相對

按師古云泛覆
也或曰傾去也
王維楨曰惠帝欲
生趙王不獲意乃
係齊王仁哉

按師古云丙史
王官士其名也
茅坤曰此奇計與
長公主所獻上林
之地同

徐禎卿曰書留侯
子惜留侯也而年
少不足怪特丞相
竟從之是可怪耳
茅坤曰子房為呂
右畫計招四皓以
安太子而其子為

呂后畫計將諸呂
居南北軍以危劉
可恨
茅坤曰使平勃有
殉國之忠豈得動
按陳平周勃不
以此時極諫而
願阿諛曲從迺
致釀成其禍他
日雖有安劉之
功僅足以贖今
之罪耳故曰王
臣之義當以王
陵為正

王維楨曰陳平絳
侯不以此時折逆
而後全之何也

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
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昭我之比故云公主瓚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
君其民○索隱曰陰音徒盪反按主是謂里克妻即優施之語事見國語語者
且也言且啗我物我教汝婦事夫之道比即婦人稱主之意耳比音必二反
今王有七

十餘城而公主廼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
太后必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
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正義曰漢法諸侯各起邸第於京師樂

飲罷歸齊王二年乃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漢宮闕
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南論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

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
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正義曰辟紀實反言哭解墮有所思也又丞相音戶貴及解節解也又紀實反謂解說也丞相

曰何解辟彊曰帝母壯子正義曰母音無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
產呂祿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
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脫禍矣丞相廼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廼

哀呂氏權由此起廼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駉按漢書云恭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表百

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
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其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

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
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

絳侯曰始與高帝建血盟索隱曰啗鄒氏音使接反又云或作啗又音丁牒反諸君不在邪今高帝
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

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
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

帝太傅應劭曰古官侍者覆也瓚曰大戴禮云傅其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廼以左丞
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辟陽信都之縣名左丞
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

凌約言曰欲侯諸
呂則有先封而以
廼字轉之欲王諸
呂則有先立而以
風字轉之皆太史
公揣摩呂后本意
欲假公義濟私也

皆因而決事廼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

太后欲侯諸呂廼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為博城侯徐

曰姓馮○正義曰括地志云克
魯元公主薨賜諡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

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音墟琅邪

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朱虛故城有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
以呂祿女妻之齊丞

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乃封呂種

為沛侯徐廣曰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太后欲王呂氏

先立孝惠後宮子彊為淮陽王韋昭曰子不疑為常山王正義曰

子山為襄成侯索隱曰子武為

壺關侯太后風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正義曰

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為

胡陵侯徐廣曰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

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諡為肅王太

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

為俞侯索隱曰呂忿為呂成侯正義曰呂更始為贅其侯

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宣平侯女為孝

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正義曰

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

死非真皇后子廼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

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廼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

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者徐廣曰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上有歡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歡欣交通而

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廼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

增補史記平水

卷九

呂后水紀

四

二鳳文

館藏

按分王諸呂
與叙高帝時
諸王一段相關

按無軍亦書
按婦人無爵今
有爵

凌約言曰王陵爭
非劉氏而王宮中
已有非劉氏而帝
者矣

按師古云即元年所立山為襄城侯者更名曰義也

按百官表云太尉察官掌武事

茅坤曰此歌可以擬屈宋

按師古云舉直言已之理直其天臨鑒之

按財賦通魏其

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
 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
 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
 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
 陽王薨以弟壹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
 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悼惠王
 子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韋昭云東萊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
 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
 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
 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
 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
 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
 弄國自決中壅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兮寧蚤自財

傳輒令財取為用義同

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
 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冢次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
 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
 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
 呂呂曰濟川太后女弟呂須音須索隱曰韋昭云梁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醜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齊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徐廣曰呂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在上一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

茅坤曰文帝不敢徙趙便有畏呂后而自遠之識

黃震曰按呂后殺其子孫而王母家使母家無少長皆斷而身亦死于某禍史遷備著之可為萬世女后戒

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正義曰：掖，反又音廢。後同。○徐廣曰：據音載。忽弗復見。上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釋卿駟按：如淳曰：百官表謂者，掌實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也。呂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呂諸中宦者，今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將其身，有如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太后識產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

按呂后遺詔修賜所以為身後恩澤

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

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迺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

索隱曰：比音如字，比猶類也。趙隱王如，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意趙幽王友趙王恢是三趙王也。

直德秀曰高祖為
義帝發喪告諸侯
曰願從諸侯王擊
楚之殺義帝者齊
王遺諸侯書不曰
誅諸呂而曰入誅
不當為王者其意
頗同猶有古辭命
氣象

縱有光曰寫入心
事情收拾殆盡

註老子以下疑
有誤

尤瑛曰此見呂氏
盤固

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
臣諸侯而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
天下。宗廟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
產等。廼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廼謀曰。諸呂權
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廼
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齊
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憚絳侯。朱
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
未決。索隱曰。猶。音。與。與音預。又作豫。崔浩云。猶。獾類也。印。鼻長尾。性多疑。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按。狐性亦多疑。渡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猶。予。冬。涉。川。猶。予。若。畏。四。隣。故。以。為。猶。與。且。按。狐。聽。水。而。此。云。猶。予。冬。涉。川。則。猶。與。是。狐。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隣。也。當。是。時。濟。川。
王大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外孫。皆
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
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

茅坤曰千金一縛
之謀
揚維楨曰或問酈
寄為實友予曰漢
之賣友則有其人
如酈侯戶牖是也
雲夢之偽鍾室之
給媒致淮陰以究
死二子賣友君子
忍之寄之賣緣非
出于素心而出于
平勃之劫其父也
則非二子之比已
安得謂之賣友耶

按呂氏先免食
其恐其內與大
臣合謀也

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平謀。使人
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
所立。九王。索隱曰。吳楚齊淮南琅琊代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是九王也。呂氏立三王。索隱曰。梁王產趙王祿趙王通也。
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
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
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
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
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
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
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須。須大怒。曰。若為將。而弄軍。呂氏今無處
矣。索隱曰。顏師古以為言見誅滅無處所也。廼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
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
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蚤之國。今雖欲

朱豈曰戰國策王孫賈入市中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祖右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周勃誅呂氏用左祖之策本此

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廼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廼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索隱曰：紀通父成以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廼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兄不欺已。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廼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廼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

尉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罪故以右祖令之軍中太尉之令嚴矣非以規入心之從違也

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駟按韋昭曰：訟猶公也。○索隱曰：韋昭以訟為須。安宮中而後可制外也。廼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廷中，曰：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也。朱

余有丁曰：按予卒千餘人本以誅產而曰衛帝是未敢訟言誅之也

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頌。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

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

傳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榮

節經邦曰：武后悉誅唐宗室而呂氏不殺朱虛侯者，以齊為之殿也。然呂氏徒以女親人，而不知所親非以女也。以兵強呂而不

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今孝惠子之立

志不可奪，兵可恃

是故軍可奪，章之

而嬰之謀不可恃
呂氏至是亦無策
矣
柯維祺曰少帝非
張后子或是後官
所出亦不可知史
謂大臣陰謀意少
帝畢竟呂氏黨不
容不誅耳
按此議立齊王
其朱虛侯今齊
發兵本謀耶文
帝之不加恩亦
以此
按二陰字相應
董份曰袁盎言帝
乘六乘傳馳不測
之淵所云六乘者
蓋文帝料漢事已
定止用六乘急赴
不多備耳張晏說
非是文帝紀命張
武等六人乘傳恐
即此云

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即長用
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
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
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
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廼曰
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
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廼相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
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晦日已酉
日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
奉天子璽上代王其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
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
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摩左右執戟者
掎兵罷去徐廣曰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

按師古云安之
言往何所也

凌約言曰一篇開
鍵總在王諸呂誅
諸呂上着力以漢
室興替所關也太
史公乃見其大者
王維楨曰呂氏紀
凡三大段一高后
稱制一大臣誅呂
一大臣謀立

趙恒曰刑措則
罪人是希務農則
衣食滋殖所謂天
下晏如也而政乃
不出房戶幾乎女
中克舜也紀與贊
互見功罪不相掩

公廼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律曰政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濫言
出就舍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
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廼謂太尉太
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掎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
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
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
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
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微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替用福威志懷安忍惟狹猜疑置鳩齊悼殘是
戚姬孝惠崩殯其哭不悲諸呂用事天下示秋大臣植醢支孽芟夷禍盈斯驗蒼狗為苗

史記評林卷之九

巖谷修 岡千仞 石川鴻齋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震川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補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駟按漢書音義曰諱恆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

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正義曰括地志云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秦屬太原郡也太后薄氏

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

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召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

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

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

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捷血京師公羊傳曰京大師來此以迎大王為

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索隱曰東觀漢

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

呂祖謙曰存呂后為有功臣存功臣為有呂后此高祖深意也

按諸呂既誅人心已定安可毋

往張武其過慮哉宋昌三說灼

見時事亦有識之士矣

王九思曰始言天下絕望天下服其

強繼言大臣因天

下之心總為下文四皆字根本

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索隱曰言封子弟境土交接若犬之牙不正相當而相銜入也此所謂磐石之宗也索隱曰言其固如磐石此語見太公六韜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

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

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索隱曰即紀通所矯

帝之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

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

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

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

卜之龜卦兆得大橫應劭曰以荆灼龜文正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

以光服虔曰庚橫貌也李奇曰庚其繇文也張晏曰橫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仰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索隱曰荀悅云大橫龜兆橫理也按庚猶更言以諸侯更帝位也繇抽也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杜預云繇兆辭也音曾漢書蓋寬饒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人家以傳子孫官猶公也謂不私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

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

安至高陵休止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南一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之上三輔舊事云秦於渭南有興宮渭北有咸陽宮秦昭王欲通二宮之間造橫長橋三百八十步橋北京石水中舊有留神象此神曾與魯班語班今其出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不出班於是拱手與語曰出頭見我留乃出首班以脚畫地付留覺之便沒水故置其像於水上唯有腰以上魏太祖馬見而驚命移下之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輔故事咸陽宮在渭北興樂宮在渭南秦昭王通兩宮之間作渭橋長三百八十步又關中記云石柱以北屬扶風石柱以南屬京兆也丞相

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索隱曰包愷音問言欲向空問處語顏師古云問容也猶言中間謂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即公論也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云邸屬國舍遂馳入代邸群臣從

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

駟按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

禍萌於穆來城繫

文帝方入國已不直太尉所為而有

持請問數語為足

以問文帝之心而

故終身不潔於難

國不欲代師受名

附之同如此

張之象曰此後四

用皆字見人心歸

不經何與于本

文叢塞于此

按此註當在渭橋下然所引三輔舊事大略與下索隱註同至于留神象恠誕不經何與于本文叢塞于此張之象曰此後四用皆字見人心歸附之同如此

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

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願大王即

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

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

當群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如淳曰讓群臣也再

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

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

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群

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

凌約言曰代王至渭橋群臣固請再拜三讓而後即天子位及建太子亦因有司固請而後許之文帝諱讓未

之矣

按太史公連下宜字計字則諸大臣之慎重代王之謙讓具見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之矣

宮

行清靜殿中以虞非敢○索隱曰按漢儀云皇帝起居索室清宮而後行奉天子法駕迎于代邸索隱曰漢官儀云天子鹵簿有大駕

未央官乃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

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書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

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願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

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

曰按封禪書云百戶牛一頭酒十五石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群飲罰金四

曰說文云酺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酺出食為

酺又按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是其所起遠也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

即阼正義曰主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正義曰此太尉勃為

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

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

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

罪當誅而朱虛不

者朱虛侯也辟疆

臣依之而謀諸呂

之禍而起諸呂之

楊維禎曰脫大臣

權者張辟疆也大

罪當誅而朱虛不

牧

加恩何耶以立齊王之嫌而絀之也
吁帝亦不廣矣
王世貞曰漢文帝即位太尉勃賜黃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典客揭各千斤宣帝即位大將軍先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十萬雜繒三萬疋漢世賞功之重如此
貞德秀曰此詔班氏載于刑法志內史記書之本紀太史公于高景二紀詔皆不書獨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于帝之實意故也然則山東老瘝扶杖聽詔願見德化之成其可以空言動耶
又曰文帝除收斂及肉刑求直言除誹謗詞官勸農等詔皆爾雅溫厚有典詰氣象邵經邦必曰罪人不辜帝雖未能究竟滿充然而漢之元氣勃勃然矣賈山所謂思見德化之成者如

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認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且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曰韋昭云勃海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陽信故城在滄州無棣縣東南三十里賜金千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斂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收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

此

輔方苞曰索隱曰喻者不滿之意文義不協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寐注不快也漢書作慙義同

陳仁子曰帝自代來辭讓再三初無一毫垂涎鼎鑿之心最是辨詞而和匈奴款語而論南與視名位若將免焉有司請建太子而帝曰別擇賢彼豈為其私哉後立景帝特以身履諸呂之變不容不早定耳西漢有帝王氣象文帝一人而已

呂祖謙曰按文帝

便其熟計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斂諸相坐律令應劭曰繫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嘽志索隱曰嘽者不滿之意也未有嘽志言天下皆志不滿也漢書嘽作慙音慙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索隱曰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發聲也安者徐也言徐徐且待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

之元年景帝方十歲耳平勃所以亟請建太子者懲患帝繼嗣不明之禍文帝所以固讓者蓋踐祚之始懼不克勝所言者皆發于中心非好名也凌約言曰自秦殺扶蘇立胡亥天下大亂漢高蓋目睹其弊者乃亦有營營之惑復召呂氏之變卒致庶孽亂道漢之不泰元幾哉幸而有迎代之謀又幸而有元年之詔所以培西漢二百年之垂統實在于此

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云莫長焉用此道者用殷周立子之道故安治千有餘歲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曰言不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下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薄昭為軹侯曰正月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索隱曰謂帝之子為諸侯王皆同姓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

德張武章

如周之齊姜令諸侯皆同姓無異姓而王者則立后當以太子母為正輔方苞曰所叙列視前諸大政為小故總束於後韓歐墓誌多用此法余有丁曰循謂次及之也漢書作修字治定論封見帝不私代邸臣也董份曰先敘治化已成然後論封見帝不私代邸臣耳凌約言曰先施德惠次論代來功又次論漢中功觀太史所叙知帝王施政緩急皆有深意也

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奪侯國除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正義曰漢置九卿一曰太常二曰光祿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大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大司農九曰少府是為九卿也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索隱曰韋昭云樊東平縣名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八月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

陳仁子曰文帝令

列侯之國高處有三一則代來知餽餉之苦二則留京師孤弱牧之任三則有緩急生肘腋之禍至于宴飲賞賜之濫又其餘者也深哉

焦法曰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當作月刊本誤耳徐廣以為望日又皆無此文二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紀此不通天文故也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突變兩見故於望日下詔書修省而詔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

訖

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正義曰馴古訓字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正義曰按說文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而云晦日蝕之恐曆錯誤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駟按漢書音義曰憫然猶介然也非姦非也○索隱曰蘇林云憫寢視不安之貌蓋近其意餘說皆疎音下板反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

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係以日則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按師古云外人之有非謂夷狄邊患也

足索隱曰遺猶留也賦古字與纜同言太僕見在之馬今留纜足克事也餘皆以給置傳索隱曰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

月上曰農天下之來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與籍之常章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籍也朕親率耕以給宗廟

采盛應劭曰黍稷曰采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

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

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竟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

亦音沸韋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也後代因以為飾今宮外橋梁頭四柱木是鄭玄註禮云一縱一橫為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崔浩以為木貫柱四出名桓陳楚俗桓聲近和又云和表則華與和又相訛也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象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

霍輅曰謂忠諫為誹謗謂深計為妖言秦所以失天下也祝詛得罪陷民也祝詛得罪陷民也祝詛得罪陷民也祝詛得罪陷民也

校正身言言本
危亡者辭矣

卷十

二鳳文館藏

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

結而後相謾○駟按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

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

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

刻篆畫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璽從簡易也○索隱曰漢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

寸竹使符出入徵發說文云分符而合之小顏云右留京師左與之古令註云銅虎符銀錯書

二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計遣列侯之國

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

就國以太尉穎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

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

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

帶民爵有級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索隱曰應劭云甘泉官名在雲陽一名林光

陳仁子曰帝在位
二十三年日食者
四甚至幸星地震
旱蝗大水疊見疊
出當是時無主權
之下移也無儉人
之在朝也吾意微
應匈奴強而入寇
耳帝猶引躬責過
所以無過也

以名山則山
水皆通也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

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

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教

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穎陰侯灌

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駟按漢書百官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力行賞

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正義曰故城在汾州留游太原

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

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

侯賀為將軍軍滎陽○徐廣曰姓縉以文帝十一年卒縉曰敬○索隱曰漢書音義祁

城晉大夫
祁奚之邑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

反上註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

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乍去乍來也駟按

按漢書三歲下
有相字

增補中記平林

卷十

孝文本紀

七

官

按缺四年五年不書

降赦之 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出入

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閭越及匈

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群臣議皆曰長當奔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

其罪發勿王群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或作曰有或道云邛都邛

山○正義曰邛其恭反枯地志云嚴道今為縣邛邛州所理縣也縣有蠻夷曰道故曰嚴道邛

郡縣本都國漢為縣今屬州也西南夷傳云滇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是也按群臣請

處淮南王長蜀之嚴道不爾更遠邛都西有邛雙山也○又云邛雙山在雅州榮經縣界榮經

武德年間置本秦嚴地華陽國志云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也山巖峭峻曲回九折乃至上下

有疑水按即王尊登者也今從九折西南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

行之至焉州山多雨少晴俗呼名為漏天

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諡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

索隱曰名安衡山王索隱曰名勃廬江王索隱曰名賜

阜陵侯也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

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

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索隱曰名意為齊太倉令故謂

之倉公也詔獄逮徙繫長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

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

泣索隱曰緹音啼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

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

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

衣冠異章服以為侈而民不犯正義曰晉書刑法志云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

其服犯贖者墨其體犯官者禡其履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襪而無顏緣投之於市與象奔之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

而姦不止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一左右趾合三凡三

云以淫亂入族類故不易之也其咎何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

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

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

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

陳傳良曰以一女子言改百年之故典非其勇不及此

按師古云馴古訓字道讀曰導

林之奇曰文帝以富庶之業始子賈

增補史記評林

卷十

孝文本紀

八

鳳文館藏

誼成于晁錯則言願驅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文帝感悟耕籍田以為農先而務農之詔無歲無之矣錯之勸帝令民入粟以多少級數而拜爵文帝感悟賜民田租之半盡除田租之詔自此而屢下矣然則文帝之致此者豈非二人之力哉

按師古云縣古懸字縣長漢書作彌長
貞德秀曰文帝過則自歸福則眾共古帝王用心也
李廷機曰五德

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餘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封其子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

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為內史徐廣曰赤姓董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

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章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索隱曰劉德云先賢後親也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索隱曰

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

五德事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復始故云終始傳五德之事傳音轉也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駟按漢書音義

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云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

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常並修則見

之論防于邪行其書鞅而不傳後儒從而推廣之然而生射難據也夫相生者從其所承之序也故太昊為木而炎帝以火承之軒轅為土而少昊以金承之是劉向之說也相射者從其所不勝者言之也故夏為木而商以金尅之商為金而周以火尅之是鄒行之旨也然則是向之說獨可推于五帝之前而衍之說獨可推于三季之後矣且夫五帝之相繼三王之代興此其生射之際猶可言也若夫唐之繼漢宋之繼唐與夫我國家之繼宋既非順而受之又非尅而代之

也果孰為相生乎孰為相殺乎抑其間自為生者各在在乎是所謂生之難據者也

趙之難據者也余有丁曰以文帝之賢而猶不免於惑詳矯詔焉難哉

朱黼曰文帝二十三年之間其商畫區處捨農桑外所深著意者獨邊事而已然其身詞屈己歲致金縢與犬羊結好者豈得已哉帝亦度匈奴桀驁之勢未可以遠服而瘡痍甫定之民未可以遽用故雖外為和親之禮而在內未嘗輕弄自治之策帝于是憤怒激烈銳志雪耻必欲躬自北伐雖群臣之諫不聽豈非仁者之勇哉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汲冢竹書魏惠王亦有後元當取法於此又按封禪書以新垣平候日再中故改元也今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

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索隱曰顧胤按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軼如結也○索隱曰鄒氏軼音逸漢書作軼顧氏按司馬彪云結謂車軼回旋錯結也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奔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索隱曰戰國策云制

使太后不固受之而帝與六將軍之兵果得臨敵當心痛懲而治之使之終身創艾矣

按師古云備俱也之往也超也

陳仁子曰帝之和匈奴何其仁而不悟也且以帝之時較論之三年匈奴常入寇矣遣灌嬰擊之而走十四年匈奴又入寇殺都尉印矣遣張敖如等擊之而走後元六年又入上郡矣遣周亞夫等禦之而退是戰未嘗不勝也六年冒頓死常請和親矣至十一年而有狄道之寇後元二年亦有親矣至六年而有雲中之寇是和未常可恃也矧帝之

始於今年

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徐廣曰衛尉改名也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索隱曰中大夫令是官號勉其名後此官改為光祿勳虞世南以此稱中大夫令是史家追書耳顏遊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中大夫據風俗通今姓令尹子文之後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馮門陰館○索隱曰伏儼句音俱包體音鈞也將軍張武屯北地河

內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駟按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澗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何房宮西北維又匈奴傳云細柳在長安西如淳云在渭北非也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

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駟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也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貧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郭璞註三倉云庾倉無屋也胡公名慶後漢大尉作漢官解詁也民得賣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聽買爵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

增補史記評林

孝文帝本紀

增補史記評林 卷十 十一 鳳文館藏

時灌嬰可將也南
北可軍也三表五
餌可術也孰至以
天下之大而畏人
者而帝一切以和
親為常此固賈誼
所以痛哭流涕于
斯也
董份曰太史公深
服孝文治道醇厚
故其末復總叙諸
善狀以深著德化
亦古體也
王琳曰考漢金一
百萬錢露臺之資
才千緡耳于恭儉
之德未為損也帝
直以中人十家之
產而不敢妄費其
愛惜天下之財如
此
康海曰先輩言文
帝好黃老當于此
類見之
何孟春曰縱盜飲
酒非剪惡之法絕

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靈○索隱曰顧氏按新豐南驪山上猶有臺之舊趾
也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官室
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絺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草絺所幸慎夫人令衣
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
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
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
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今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
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
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入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
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
於禮義
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
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於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

纓加賜非防淫之
具漢文帝金錢之
愧唐太宗布絹之
給非刑賞之正道
也
貞德秀曰高帝無
復有蓋特出帝意
而非故事也觀其
詞非知死生之說
者不能執謂帝不
知學矣
按師古曰與讀
曰歟謙言我之
不明而蒙此歎
是可嘉矣其美
悲哀乎
黃震曰按文帝遺
詔短喪議禮者譏
焉然觀文帝惻隱
為民惟恐妨之至
死彌篤在帝不失
其為厚為景帝者
所宜如禮不可苟
狗其言自流于薄
爾后世不以為譏

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
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
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
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
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
外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
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
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
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祝飲酒食肉者自當給
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躐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躐也晉灼曰漢語作跣徒跣也○索隱曰漢語是書名荀爽所作經帶
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毋殺人男女哭臨
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
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而反譏文帝何哉
方苞曰當哭臨
者謂群臣命婦內
外宗也而景帝則
自短喪期誤矣
揚維禎曰文帝使
博士據六經作王
制其于短喪昭昭
矣至于遺詔特諫
德之言又為時之
厚葬者矯其過而
設也初非著為令
甲使天下準以為
法世無孝子輒援
之為舊典耳于文
帝何尤

按師古云比率
從事言此詔中
無文者皆以類
比而行事
陳仁子曰文帝此
詔非但了死生之
事而愛民惻怛之
心溢乎言外
王世貞曰喪之
日易月也時文帝

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織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禮也凡
三十六日而釋服○索隱曰已下謂柩已下於壙劉德云紅功也勇功非一故以工力為字而
女工唯在於絲故以糸工為
字三十六日以日易月也
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今比率從事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
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索隱
曰霸陵是水名水徑於山
亦曰霸山即芷陽地也
母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
少使凡七輩皆遣
歸家重絕人類也
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
徐

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
曰姓徐駟按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李
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
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索隱曰復音伏謂穿壙出土
下棺已而填之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
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

發內史卒萬五千人
索隱曰百官表云內史掌理
京師之官景帝更名京兆尹
藏郭穿復土屬將軍

武乙己
駟按漢書云乙己葬皇甫
諡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
群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
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
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
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
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
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耐耐之言純也至武
帝時因八月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

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
行色見禮樂志○索隱曰應劭云禮樂志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
本周武錄秦始皇更名五行舞按今言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者其樂總象武王樂言高祖以
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文繡
居先次即奏五行五行即武舞執于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
孝惠廟耐奏文始五
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
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

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群生減嗜欲不受獻
徐廣曰減
一作減
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
蘇林曰刑不及妻子
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

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
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
李奇曰
律齊等
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

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
文穎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
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
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

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
具為禮儀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

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

增補已巳平木
孝文本紀
十二
鳳文館藏

乎然而以詔天下
也非為君也故文
無不君而景有帶
羅大經曰漢文帝
以七月己亥崩乙
己葬纜七日耳與
喪人之家斂手足
形還葬者何以異
景帝必不忍以天
下儉其親此殆文
帝之顧命也雖未
合中道見亦卓矣
文帝此等見解皆
自黃老中來

陳仁子曰樂舞之
立乃後人摹寫功
德光昭前烈者也
景帝紀孝文行事

若減刑恤孤聞者第讚其為是宣帝紀孝武行事若窮其為非嗟夫一時之所謂不掩萬世之清議若此

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

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

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廩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

今嗚呼豈不仁哉應上仁字

案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北遇大橫宋昌建議絳侯奉迎南面而讓天下歸誠發農先籍布德偃兵除刑罰政簡刑清絲衣率俗露臺不營法寬張武獄恤緹縈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史記評林卷之十終

巖谷 脩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明治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五年二月出版

輯校人

愛知縣平民

石川 鴻齋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東京府士族

前田 圓

東京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

鳳文館

印行所

出版人

全

